

纪念
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长征档案

中共党史出版社



长征档案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中 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长征档案

第二卷目录

DIERJUANMULU

第二章 中央红军的长征（上）

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湘江	李天佑(439)
冲破天险乌江	杨得志(442)
长征前的秘密准备	李维汉(446)
回忆长征前红军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	何长工(448)
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	
——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伍修权(453)
历史档案	(459)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 作战训令	(459)
中央苏区面临的军事形势	(461)
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	(462)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464)
中革军委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 指示	(465)

朱德关于夺取先机突破沙田至城口敌封锁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纵队电	(466)
总政治部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	(468)
朱德关于敌情及我军拟从宜章南北地区通过封锁线致红一、三军团电	(470)
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	(472)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473)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474)
林彪、聂荣臻关于强渡乌江情况致朱德等电	(475)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	(476)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478)

第三章 中央红军的长征（下）

概说	(480)
大事记	(483)
史事本末	(517)
中央红军长征（下）	(517)
风雨忆当年	(535)
从遵义到大渡河	张爱萍(535)
四渡赤水	戴镜元(547)
南渡乌江	肖 华(551)
巧渡金沙江	肖应棠(554)
强渡大渡河	杨得志(560)
飞夺泸定桥	杨成武(564)
三过夹金山	谢 良(569)
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	杨成武(578)
和四方面军会合及对张国焘的斗争	彭德怀(589)
突破天险腊子口	杨成武(592)
打下会宁城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夏云飞(597)

历史档案	(601)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601)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611)
朱德关于我军向先市、赤水，土城地域集中致各军团电	(615)
朱德关于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的命令	(616)
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616)
朱德关于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	(619)
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620)
朱德关于我军东渡赤水河的计划致各军团电	(621)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622)
朱德、周恩来为东渡赤水河对我军十九日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电	(623)
朱德、周恩来关于野战军进取桐梓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电	(624)
彭德怀、杨尚昆关于红一、三军团歼灭黑神庙之敌部署致朱德电	(625)
朱德关于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致红一、三军团电	(625)
朱德关于我军乘胜夺取遵义致红一、三军团电	(626)
朱德关于红五、九军团主力开泗渡以南准备进攻援敌致董振堂、李卓然电	(627)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设前敌司令部致各军团电	(628)
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628)
朱德、毛泽东关于首先消灭萧、谢两师的作战部署	(630)
关于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	(631)
朱德关于我军为贯彻党中央战略方针决定向西南转移致各军团电	(631)
朱德关于红九军团掩护野战军主力转移的部署致罗炳辉、蔡树藩电	(632)
朱德关于我军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632)
朱德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633)
朱德关于我军渡赤水河后应迅速南移致各军团电	(634)
朱德关于我军改从鸭溪、白腊坎向西南转移对二十七日行动的部署	(635)
朱德为我军主力迅速南渡乌江对三十一日行动的部署	(636)
总政治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指示	(637)
朱德关于我军佯攻贵阳、龙里，从贵阳、龙里间南进的部署致红一、三、 五军团电	(638)
中央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的敌人的指示	(639)
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639)
总政治部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	(641)
朱德关于我军迅速北进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	(642)

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	(643)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644)
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	(644)
刘伯承、聂荣臻关于先遣团到达冕宁彝民区情况和行动部署致朱德电	(646)
林彪、聂荣臻关于安顺场渡河情况致红三、五军团电	(646)
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	(647)
朱德关于红四团应乘胜追击直下泸定桥致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电	(648)
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天全、芦山的行动部署	(648)
朱德关于红一、三军团配合红九团袭占天全的部署	(649)
林彪、聂荣臻关于红一军团向芦山急进的部署致朱德电	(650)
林彪、聂荣臻关于红一军团进占芦山城情况致朱德电	(650)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 指示	(651)
朱德关于中央红军六月九日的行动部署	(652)
张国焘关于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战略行动问题致朱德、周恩来、 毛泽东电	(653)
朱德关于中央红军十四日行动的部署	(653)
朱德关于中央红军十五日行动的部署	(654)
中共中央及红军中央野战军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复红四方面军电	(655)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致张国焘、 徐向前、昌浩电	(655)
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休整的部署	(65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657)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659)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660)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第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及其方针、 任务的决定	(674)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通电	(675)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676)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681)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682)

第四章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概说	(688)
大事记	(691)
史事本末	(699)
红25军长征	(699)
风雨忆当年	(707)
红25军的长征	程子华 郭述申 韩先楚 刘 震 刘华清 陈先瑞(707)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两次“围剿”	陈先瑞(714)
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先期到达陕北	戴季英 韩先楚 刘 震(721)
会师陕北	徐海东(727)
永平会师	霍春华(736)
与陕北红军的会师迎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郭述申(738)
劳山伏击战	贺晋年 李赤然 刘明山(743)
“奠基礼”	徐海东(747)
历史档案	(751)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751)
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郑位三向中央的报告	(752)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761)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762)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763)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布告	
——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	
——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	(766)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关于商业政策问题	(767)
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	(768)

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告国民党士兵书	(772)
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 决议	(773)
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 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776)
中共鄂豫陕省委给郑位三及边区特委的指示信	(783)
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	(786)
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西征北上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向中央的报告	(788)
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	(791)

第五章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概说	(794)
大事记	(797)
史事本末	(815)
红4方面军长征	(815)
风雨忆当年	(829)
强渡嘉陵江	程世才(829)
攻克懋功会师达维	韩东山(837)
懋功会师	李先念(842)
草地漫忆	许世友(846)
包座之战	程世才(851)
崎岖的征程	李中权(858)
尝过分离苦更觉会师甜	郑维山(861)
第二次北上	徐深吉(866)
回顾岷洮西战役	杜义德(875)
西北局的光荣使命	傅 钟(879)
欢庆会师	杜义德(887)
历史档案	(890)
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转入川西指示红四方面军配合	

行动电	(890)
占领宁羌、沔县以后与冲破“川陕会剿”之新形势	(891)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央红军改变渡长江计划、争取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 致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委及红二、六军团电	(894)
朱德询问红四方面军情况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	(895)
仪陇战斗捷报	(895)
张闻天等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电	(896)
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	(897)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作战部署意见致中革军委电	(898)
张国焘关于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及作战部署意见致朱德等电	(899)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后续部队速调速进和集中指挥问题致张国焘电	(900)
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900)
张国焘关于部队行动及统一前敌指挥的意见致朱德等电	(902)
朱德关于红四方面军速派部队开维古致周纯全转张国焘等电	(903)
朱德关于速令大桥以北部队向镇江关佯动致周纯全转徐向前等电	(904)
左权、李先念关于哈龙两侧阵地失守及我军行动部署致朱德电	(904)
陈昌浩关于红四方面军部队行动情况致中革军委电	(905)
朱德关于我军已分三路进军致陈昌浩、周纯全电	(906)
中革军委关于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通知	(907)
陈昌浩关于以张国焘任军委主席集中军事领导的主张致朱德电	(908)
朱德等关于胡宗南部缩短战线我红四方面军一部宜向毛儿盖集中致陈昌浩等电	(908)
朱德、张国焘关于后方部队的部署致倪志亮等电	(909)
中革军委关于重定松潘战役兵力区分及部署致各军电	(910)
朱德、张国焘关于第一纵队的集中与行动致聂荣臻电	(911)
朱德、张国焘关于巩固卓克基总后方致倪志亮、周纯全、董振堂电	(912)
朱德、张国焘关于当前敌我情况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912)
朱德、张国焘关于我军正计划改变部署致林彪等电	(913)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914)
朱德、张国焘关于右路军北进致徐向前等电	(917)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应专力北上致朱德、张国焘电	(918)

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湘江

李天佑

1934年11月末，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后，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湘水兼程前进。因为敌人早已发现了我军西进的意图，就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右有桂敌湘敌夹击，后有五次“围剿”中的中央军主力和广东军队的尾击，企图在全州、兴安、灌阳之间一举消灭我们。情势是十分危急的，我们必须打过江去！

行至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之后，正准备继续前进，译电员走过来，递给我一份电报。电报是军团发来的，命令我们师的14、15两团（13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墟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任务是艰巨的。就在道旁，我打开了地图，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阻击位置，当即向部队下达了命令：部队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墟前进。

下午4时多，我们赶到了预定的地点。显然敌人是掉队了，我们比敌人先到达了这里。派出了侦察警戒以后，我和师政治委员钟赤兵同志、参谋长胡震同志及两个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来到原定阵地上。这里，离湘江约有七八十里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正在我们面前通过。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则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深，刚好成了隐蔽部队的场所。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从背后的新墟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我们把部队布置如下：15团在左翼，14团在右翼，师的指挥所就在离前沿二三里路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指挥的、武亭同志带领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置了适当的地方。

刚刚布置好，侦察员送来了报告，敌人是广西军队第7军的2个师，由夏威率领，离这里已经不远了。以现有的2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兵力的悬殊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部队减员很大，也很疲劳。更重要的是，从这里到新墟只有十二三里路，又没有工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坚持两三天有把握，四天就有困难了。但是部队的情绪还是高涨的，我和师政治委员十分信赖我们的战士们：为了打击敌人，为了党中央和兄弟部队的安全，他们会做出奇迹来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胡震同志。他正对着地图出神，显然也是想着同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让他们来吧，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他们到

新墟！

他的信心也有力地感染了我。我们一道给军团首长起草了一份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敌人也赶到了。敌人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他们正沿着大路急进，想快些赶到新墟，来控制我们渡河前进的左翼。但是却被我们这只铁拳头迎头挡住了。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机枪掩护下，向我们的前沿阵地猛扑。我走出指挥所，站在一个山头上向前沿阵地观察。指挥所离前沿不过三里路，在望远镜里一切都清清楚楚：敌人的排炮向我们前沿猛击。一时，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看不见了。敌人整营整连暴露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我们的前沿还是沉寂着，仿佛部队都被敌人的炮火杀伤完了。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米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我们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的屁股射击。“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炸开了。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这个情景使我想到不久以前我们师所进行的高虎脑战斗。那时，我们的战士们也是这样杀伤敌人的。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是不小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冲击，并以小部队迂回我们。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

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我们身旁抬到后面去。

14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

15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2个营长牺牲，全团伤亡约500余人。

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而在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的情况下，1个团伤亡五六百人，也说明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还在顽强地坚持着。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后方机关是太庞大了，从第二次反“围剿”防御失败以后，仓猝地转入长征又不好好地精简组织，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使得我们的行动迟缓，有些能够摆脱的形势也摆脱不了，不能主动歼敌不说，现在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这庞大的机构转移。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

我和钟政委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走到参谋长身边，告诉了他各团的情况。

“15团团团长白志文负伤了，政治委员罗元发也负伤了，”我说，“你去负责，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

他严肃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接着抓起电话，找14团的黄冕昌团长。我要他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的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

敌人的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这里。他刚来到，15团就来了电话：他们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刚才反击敌人的一次攻击中指挥战斗时牺牲的。

我手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胡震同志到这师里还不久，但我们相识却很久了。早在瑞金红校学习时，我们就在一起。他年轻、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硬压住自己痛苦的心情，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钟政委，也告诉了黄团长。接着，向他谈了谈中央纵队渡江的情况，并严肃地交代他：“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战斗开始时，胡震同志用那响亮的湖南口音说过的话，我重复了它一句：“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墟！”

可是，当我刚刚到达新的师指挥所时，又接到了报告：黄冕昌同志也牺牲了。

这时已是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治委员都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保卫党中央”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们越来越多……我们以拚死的战斗，坚持着第三天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

下午4时多，接到了军团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了湘江，正向龙胜前进，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团命令我们把防务移交给6师，部队迅速过江。

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我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一面等待着6师的到来，一面向部队发出了准备撤退的命令。

事情已经过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无论敌人何等的凶恶、强大，要想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忘记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由于他们惊惶失措的逃跑主义，在这样大的战略转移中，不能主动灵活地歼灭敌人，行动迟缓，只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被动应付，致使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我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烈士们永垂不朽！

（节自《把敌人挡在湘水前面》，原载《红旗飘飘》第三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1990年11月收入《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时，编者对原文作了些修改。）

冲破天险乌江

杨得志

过罢新年，1935年1月2日，我们红1团奉命从余庆赶到乌江渡口——回龙场，准备强渡乌江，那天天气不好，雨雪交加，寒风凛冽。但部队情绪很好。从侦察得来的情报知道，江对岸有当地军阀侯之担的1个团防守。他们企图凭借天险——乌江堵住我们，以便等待追赶我们的中央军到来，形成合围的局面。就我们红军来说，突破乌江不仅可以直取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还可以把追敌甩得更远一些。侯之担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但地形对他们十分有利，加上他们又以逸待劳，我们要想突破敌人这条防线，确非轻而易举的事。

乌江江面并不太宽，但水深流急。滔滔江水翻着白浪，呼呼地吼叫声回响在两岸刀切般的悬崖峭壁间，震耳欲聋。别说渡过去，就是站在岸边也会给人一种颠簸不宁的感觉。

为了加强火力，渡江前军团配给了我们几门“三七”小炮。可是我们团的前卫营一踏进浅滩，敌人就开了火。我们不得不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与此同时，对敌人的火器和兵力配备情况进行火力侦察。不一会，我们的“三七”小炮就对着敌人山顶的制高点开火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连轰几炮后，敌人掉头就跑，纷纷钻到山后去了，敌人的战斗力确实不强。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击溃他们，而是要渡过江去。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我和团政委黎林同志一起来到附近的村庄，本来想看看能不能找点渡河器材，顺便再了解一下乌江的情况。结果一调查，发现敌人早就有准备，他们逃跑前对村庄进行了严重破坏。村子里别说没有船，就连一支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难以找到。船渡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架桥呢？不要说没有材料，就是有，水流急，敌人居高临下，也是不行的。水呢？湍急、汹涌的波涛将毫不费力地把你吞没……。

作为先遣团长，突破乌江的重要意义我十分清楚。当时，被我们甩掉的敌主力部队数十万人已经紧追上来了。中央红军的领导机关和所有的部队，都集结在乌江西岸。而担任突破乌江任务的，只有红4团和我们红1团。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军的战友们都在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我和黎林同志商量后，立即命令部队组织力量，分别到沿江附近的村庄，一面继续设法收购船只、木料，一面走访老乡，向他们请教渡河的办法。

哪知，一问老乡，反而增加了我们的顾虑。那些老乡都说，渡乌江一定要有3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加上熟悉水性、了解乌江特点的好船夫。可是眼下，我们1个条件也不具备不说，对岸还有守敌在阻击。

“怎么办？”当派往附近村庄的同志空着双手回来的时候，我望着旁边正在发愁的黎林同志，心里十分焦急。

风和浪还在呼呼地嚎叫着，简直分不清哪是风声哪是浪声响；雨雪还是一股劲地下着，好像越下越大。冷呀！风雨中我和黎林同志在浅滩四处踱着步子，观察着翻腾的江水，注视着对岸的敌人，眺望滚动的浓云，苦苦地思索着。不时地交换着各自的想法。可想法一个一个端出来，又不得不一个一个被否定掉。

已经是下午了，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妥善的办法。敌人呢，看到我们炮击后再也没有动静，他们又重新返回原来的阵地上，向我们射击、打炮。我正想拿望远镜看看对岸山顶上敌人的情况，忽然发现江中漂着一样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节很粗的竹竿。它漂在江心，随着风浪的冲击起伏着，旋转着。尽管一个一个浪头淹没了它，浪头一过，它却又顽强地浮出了水面。看着这一起一落的竹竿，我兴奋地拉了拉身旁的黎林同志，指着江面说：“你看！”

黎林同志顺着我指的方向一看，飞快地瞥了我一眼，说：“扎竹排！”

我点点头，抹了一把脸上的雨珠，拉着他向部队集结的村子跑去。我们同大家一商量，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因为乌江边的竹子很多，材料是绰绰有余的。于是，同志们一齐动手，不一会便找来了许多干的，湿的，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竹竿。然后七手八脚地你捆我扎，没有麻绳用草绳，没有草绳剥竹皮，最后连绑腿带也解下来用上了。大约3个小时左右，便扎成了1个1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更高了。战士们纷纷争着报名，要划第1只竹排冲过乌江去。

竹排是扎成了，但是能否渡过江去并没有把握。于是我们从前卫营挑选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由他们先行试渡。8位战士，每人都配足了武器弹药。没有木桨，就用经过挑选的竹竿和木棍代替。傍晚时分，10多位同志在风雨中将竹排推到浅滩的水里。

对岸，敌人的阵地上一片漆黑，但稀疏的枪声一直不停，蓝色的幽光鬼火似地闪动着。这时，我们的8位战士跳上了竹排。黎林同志又一再嘱咐他们，要沉着，要团结一致，到达对岸后，马上鸣枪两响，作为联络信号。

竹排缓缓地离开浅滩。江边所有的人的眼睛紧紧盯着他们。竹排和8位战士带走了全团同志的心。

10米，15米，竹排艰难地冲过一个险浪又一个险浪。又前进了几米。突然，竹排像被抛出了水面，一个小山似的浪头向竹排猛扑过去，竹排被江水吞没了。我感到身上在出汗。还好，竹排又从水中冒出来了。好险呀！我从望远镜里模模糊糊地看到，上面还是8位同志，他们仍在奋力地向前划。我为有这样勇敢的战士而感到骄傲。可是，竹排突然停住了，像是碰到了礁石，又好像被卡进了什么地方，耳旁、身边的风雨声似乎也听不到了。然而，静下心来仔细一看，竹排并没有停住，只不过是比开始时稳定得多了。尽管激浪此起彼伏，漩涡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的竹排，系着全团指战员心愿的竹排，依然在继续前进着。20米，30米，又是10米。真难啊！

竹排同激浪搏斗着。我们岸上的人同竹排上的8位勇士一样紧张，每一个浪头，每一次颠簸，都像冲击在我们的心上。

我心中暗暗地为竹排上的同志加油，恨不得飞过去助他们一臂之力。我多么希望能尽早听到对岸山脚下响起自己同志的枪声啊！但是，我们的勇士还在江中搏斗着，搏斗着。

……

时间过得好像特别慢。

大约又过了两三分钟，岸上的同志突然有人“啊呀”地大叫了一声。我急忙举起望远镜，隐隐约约地看到，竹排在江心中好像斜立起来了，它披着白色的浪条，上面却不见一个人影。我们的8位勇士呢？汹涌的江水，刹那间把竹排推倒，迅速地冲向了下游。几个黑点在浪涛中时闪时现，不一会，完全埋进了漩涡。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江面，望着那刚才还闪现出来的那些黑点。我知道那就是8位勇士，我是多么希望再看到他们啊！他们再也没有漂浮出水面，我再也没有看到那8位勇士的身影……。

岸上的喧嚷声一下子停下来。江水的吼声代替了同志们对战友们的呼唤……。

风还在刮，雨雪还在下。黎林同志和我并肩凝视着恶浪翻滚的江心，一句话也没说。此时此刻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两个人痛苦地度过了几秒钟，但总觉得这时间很长，很长。

“一定要渡过去！”我们把继续渡江的任务交给了1营营长孙继先同志。

战士们并没有被刚才的不幸吓倒，都争先恐后地向营长请求任务。平静的江滩又开始活跃起来。孙营长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大家，然后挑选了10多名战士。他们的装备和渡江工具与方才一样，不同的是渡江的起点换到下游几十米处水流较缓的地方了，竹排上又增加了几个扶手。

渡江又开始了。10多位战士跳上竹排。孙营长激动地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同志们，一定要渡过去，就是1个人，也要渡过去！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江边一阵沉寂。

“放心，我们会过去，我们一定能过去！”1个战士大声地回答。

“前进！”孙营长低声而有力地命令道。

天黑得像锅底，连近在眼前的东西也看不清。竹排离开浅滩，起先还能听到竹片打在水面上发出的“劈劈啪啪”声，随后这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地连这响声也听不清楚了，只有呼号的寒风从耳边掠过。虽然伸手不见五指，同志们却依然瞪着大眼，默默地注视着东岸。

大约过了半小时，前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我感到肩上像压着千斤重担似的，内心十分焦急。时间呀，时间不等人。如果这只竹排再出了问题，天亮了，一切都暴露在敌人的眼下，那……

“乒！”一声枪响，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抬头望去，只见火光从对岸山顶上飞出来的。很明显，这是敌人放的冷枪，而不是我盼望的联络信号。我摇摇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乒！乒！”

是两枪。

黎林同志急步走到了我的身边，但是没有讲话。

“乒！乒”又是两枪！

“老杨，两枪，是山下响的！”黎林同志立刻惊叫起来，他是很少这样激动的。

“啊！是我们的！”我简直无法控制内心的喜悦。“是的，是我们的。开‘船’！”我兴奋的一面继续望着对岸的山头，一面向孙营长下达命令。早已整装待发的另1只竹排，弦上飞箭似地出动了。几乎同时，我们的机枪、步枪、“三七”小炮一齐开火。竹排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破浪启程了！

不多久，只见对面山顶上红光闪闪，红光中夹杂着“通通”的音响，听声音我知道那是手榴弹在敌堡中爆炸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勇士已经登上了敌人的山顶。接着，我们又听到步枪、机枪吼叫起来，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了一片。

“老黎，成功了！”我兴奋地拍着政委的肩膀。手掌拍在黎林同志的棉衣上，溅起了点点水花。“噢，你身上全湿了。”我说。

“你不是也一样吗！”

黑暗中我听到黎林同志在笑。我抓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走，坐排子过去！”

我们借着江岸闪动的红光，顶着风，冒着雪，披着雪粒和浪花，行进在烈马般的乌江江面上！

天险乌江终究被我们突破了

乌江虽然被我们突破了，可是眼下如果不彻底消灭岸边山上的敌人，一旦被他们反扑下来，那我们就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我和黎林同志过江后，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便立即组织部队攻山。当我们以猛烈的火力、快速的动作占领了全部阵地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处。

1月3日，我们获得全胜后，黎林同志和我曾要一营派专人，沿江而下，寻找第1只竹排上的8位同志，可是1天、2天、3天……过去了；却毫无结果。这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每当我想起乌江，眼前便现出那8位勇士的英姿。是啊，他们同奔腾咆哮，力劈山崖的乌江一样，将永存于世。乌江的浪涛声是人民怀念自己的英雄儿女所发出的呼唤；也是英雄们希望和激励后人所发出的嘱托！

（节选自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长征前的秘密准备

李维汉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博古等人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虽经一年的艰苦斗争，但终于1934年10月失败而被迫长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在军事路线上，反对积极防御，实行消极防御。反“围剿”开始时，搞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遇到挫折后，搞保守主义，分兵把守，打阵地战；被迫作战略转移时，又搞逃跑主义的大搬家。这是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根据地的最大恶果。

当中央红军在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各路敌军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全面进攻，形势已对我十分不利。红军在内线破敌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传达后我又回到瑞金。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我回到瑞金后，开始进行长征的编队工作。

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他们都经历过多次的战斗。干部团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在长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一直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负伤，不能行走，也只好坐担